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

丘子司空劉寔辟引為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

褉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

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戸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静每勸帝克巳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

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顧弘
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
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
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
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
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
重號輒有鼓葢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
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

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尊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

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

始各求諸巳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茍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
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
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會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
誅臣創議征討謂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
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録機衡使三軍

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

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

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乗輿幸石頭導爭

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虚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

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
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
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
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
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
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
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

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儁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别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

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

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
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
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
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
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
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册曰葢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

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
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儁中
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
下惟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巳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
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
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

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顥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顥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

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
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
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
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
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
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

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别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慠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内萬以為必厚待已殊

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晩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羡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内

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若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

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眞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叅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絶昏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内史在郡為士庶所悦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

郄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恊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

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
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
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
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
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
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
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

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間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熈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册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劒二十人初劉裕

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竒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
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
録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䕶軍將軍劉毅甞
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㑹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
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
起兵為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
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
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

先加謚班劒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薈守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
中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
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
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内史頃之桓沖表
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
會稽内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
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
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内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

即墨經合衆誅殺畢已仍遣前吳國内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毁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藴

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呑沙之寇乃誠貫日主乘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輿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隤聲懋劉

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猋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埍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俞成纕

晉書卷六十六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

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飈

風駭蕩則滄海横波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為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奥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竊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

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

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佩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泝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

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强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寛刑省賦歳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闚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時益州刺史

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頼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户覊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

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横之事弘大怒斬之河

閭王顒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衞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觧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

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

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頴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頴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於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頴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内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

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名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

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䕫稱美之䕫名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䕫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

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䕫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名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尚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黄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
會劉弘為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户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誰能忍饑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沖自稱荆州刺

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令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濵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

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尅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慴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

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廻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濵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鋭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

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嵎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

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

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曽以距廙敦意
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
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
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
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
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
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
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

桑侯食邑四千户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録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

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摴蒱者

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

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

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髙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

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

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

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

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

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

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

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寛簡欲因隙會

騁其縱横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

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名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

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
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
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
季龍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
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
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
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
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

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
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
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
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
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
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
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
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

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是憑方頼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刋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决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

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庚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

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及瘖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禄勲卒子綽之嗣綽之卒

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户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

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

除

𢦤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㤜勇不倫與

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

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躭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名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竝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

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勲

代散騎侍郎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興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興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興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没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輿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
玄功洛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讋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抜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懐邊則嚴城靜析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

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陜理則宜然至於時

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繄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密章〇臣宗楷按本書山濤傳策賜司徒蠻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蠻印青朱綬此云密章疑蠻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晉書卷六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羡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名皆不就司

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埸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

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琨為叚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

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
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
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
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
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
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
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
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

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廷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

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

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
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
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
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
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

之日拘録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隗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寛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

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
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
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
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
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
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
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
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令

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
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
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
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
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
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
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
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

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旣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品卑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

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
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
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
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
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濵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
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

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别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斵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

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絶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宫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宫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

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
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
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内史桓彞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
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
陪隷恥君之辱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
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淚横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

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十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

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龍甘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

為令德為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
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
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
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
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

謂仁公綏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

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名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

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

不為晩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㧞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内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録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

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
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
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
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
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
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
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

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

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

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

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

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慭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

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

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

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

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

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黄泉追恨國耻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

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郄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别駕恐禍

及己勸之赴名鑒終不迴睎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𫎇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

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鷰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内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

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

可偷生屈節靦顔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毁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鳯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鳯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鳯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

以箕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

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駮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

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竝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

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温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

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絶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

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廹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

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
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
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
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
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
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
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
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

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為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册曰惟公道德沖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為世表歷位内外勲庸彌著乃者

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勲

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

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

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

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

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黄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

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絶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絶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内史大司馬桓温以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

林每存勝扳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
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
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
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
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
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

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奬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溫懐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賔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

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
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
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
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
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
足及來夏雖如睽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
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
船道溢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

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内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

不能為性命恐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獘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

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足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

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而遒常重超以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
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
清顯領宣城内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
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
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

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

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為梁秦雍司荆揚
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
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衡來降拜
東羌校尉衡後舉兵反入漢州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
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衡為左丞相徙
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
以距之衡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
衆次湖城討衡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

窮蹙遣其子宏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没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

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
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王
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
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
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
守尋陽以恢為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
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
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為百寮所憚坐漏泄事免頃之為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名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為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

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訃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訃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

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遼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遼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彦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謀為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獯獫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

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盟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從軫卒復爽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戈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摛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惑雅正

晉書卷六十七